

1998年七月二十一日下午一點五十五分我乘坐的新加坡航空公司的飛機從蘇黎世機場起飛，我遠遠看見機場大廈的樓頂，教會送我的弟兄姊妹還站在那裡沒有離去，我抑制多時的眼淚流了下來。這是我曾經以生命相許的教會，我以為我還會有許多年在這裡，現在我卻要離開了，曾經逼我作出決定的人已經悔悟，但我已經決定走上神容許的另一段路。台灣，我心愛的家鄉等著我，那裡有我年邁的雙親，有我的朋友們，有我童年和少年成長的軌跡，漂泊十年的遊子總算要回家了。

七月二十二日星期三回到台南的家，二十四日星期五我便帶著母親開車來台北，第一次走國道三號高速公路，心裡很緊張，生怕走錯交流道。二十七日星期一我必須去桃園機場領從瑞士運回來的十八箱物品，二十八日星期天是主日，要安息，那麼我只有二十五日一天要找到房子。接待我暫住的朋友認定我一天之內是不可能找到房子，尤其是我又要房間大、租金便宜。我將在位於吳興街的浸信會神學院兼課，於是我選擇了從吳興街底開始找，一開始就發現連貼招租的廣告看板都找不到，啊！台北市也未免變得太乾淨，以前到處都貼有招租廣告。我和媽媽走進吳興街底狹小的巷子，看見一位中年婦女，就問她：「請問那裡有出租房子的廣告看板？」

她說：「妳要找房子？」我說：「是，就我一個人。」

她問：「妳怕不怕熱？」我說：「不怕，但是房間要大，我有很多書。」

她說：「我就有房間出租，很大，但是在樓頂，很熱。」

轉進旁邊一條僅容單人通行的小巷子，她帶我登上四樓看了房間，兩個房間，果真不小，4500元一個月，我就一口答應了。感謝上帝，我只花了一個小時就找到了房子，沒事了，就帶著母親去烏來玩了一天。

二十七日過去懷寧街的傳道盧姐與我兩個人各開一輛車，去搬回來十八箱的東西，二十八日我去超級市場買了四個組合書架，又去買了簡單的生活用品，我就這樣安居在這個位於黃昏市場裡面的窩了。

這個房間可真熱，白天高溫在鐵皮屋頂的加持下到達攝氏四十度，我書寫《士師記》教學講義時，汗水沒有間斷地滿身流，回頭看見瑞士帶回來的蠟燭已經融化成軟綿綿的長蟲趴在書架上，哥哥驚嘆於我這個在德國和瑞士生活過十年的人居然安安穩穩、高高興興地在台北「貧民區」落腳。感謝上帝，我不怕冷，也不怕熱，這裡走下樓就是市場，走幾步就是公車站，上班也不遠，我覺得很好。《士師記》是我讀完的第一卷《舊約聖經》，也是我完成的第一份教學講義，對它，我有一種說不出的革命感情。

房間雖然熱，但是楊先生夫婦我想是全台北最好的房東了，這棟房子從二樓起，一層住一個外地人，二樓有公用客廳，三樓是公用廚房和浴室，四樓加蓋就我一個。他們對我們照顧地非常周到，還替我們打掃衛浴和廚房，替我們丟垃圾。我住了半年就因為工作更動搬到了北投，楊先生作廚房抽油煙機、瓦斯爐具和熱水器修理買賣的生意，他送我一台二手的瓦斯爐在北投使用了六年，2004年我搬進廈門街的房子，向楊先生買新的瓦

斯爐，他看我沒有抽油煙機，又送我一台舊的抽油煙機使用至今。這世界就是有這麼好的人！租他們半年的房子，受益一輩子。

當時住在三樓的，是一個讀小學六年級的女孩，隨著母親從印尼來台，母親改嫁居住在苗栗鄉下，她一個人在台北，放假還去餐館打工。我們一大一小，還談得來，經常作伴爬爬象山，沒有想到這個小女孩子，就一直認定了我這個大朋友，有一年甚至大颱風還來北投找我，我們兩人關在屋裡，無處可去，我就跟她講講耶穌，她居然就信了主。後來，她去教會、讀書、交男友都讓我知道，2014年聖誕節她就成為兩個孩子的媽了，老公非常體貼她，看她從辛苦的童年，走入現在的幸福，真替她高興。

「什麼？爸爸得了肺癌！」八月底父親被診斷發現得了肺癌，而且已經是末期，我與母親輪流在醫院照顧。有一個夜晚，我從醫院獨自回到家中，內心感覺自己幾乎沒有力量面對現實的環境了，我才回台灣一個月，九月八日就要開始在浸信會神學院教課，全新的一切原本就有許多壓力，現在又多了可能失去父親的哀愁。感謝神，祂總是聽我痛心的祈求，九月二日我返回台北，走過火車站橫跨忠孝西路的陸橋上（這個陸橋後來拆除了），看著底下忙碌穿梭的人車，我知道，神與我同在，我能夠面對這一切，這裡是我新的起點。

神學院兼課的收入不夠生活所需，父親臥病在床，我每兩個星期就利用周末回台南探望父親，因此找教會的傳道工作也不可行。就在此時當年帶我信耶穌的管姐開的貿易公司因為員工請產假需要一個臨時人手，管姐說：「去教會工作要很清楚神的感動，不能隨時去，隨時走。妳現在就需要用錢，到我這裡來上四個月的班吧！」於是我回到了二十年前的老本行—出口貿易，每個星期二早上我去神學院教書外，從早到晚就在她的公司上班。晚上下了班，別人回家休息，我回家立刻要預備教學的課程，沒有當過老師，一切都要從頭來。每隔一週的星期五晚上，我就搭夜快車回台南，與家人相處一個週末，星期天下午再坐車回台北。我很感謝上帝帶領我回到了台灣，在父親臥病的這一年多，我能夠常常陪伴他，也與我的母親和哥哥一同承擔這個變故。原來我打算回到懷寧街浸信會聚會，我問教會的一位師母說：「教會最近怎樣？」不料，她誤會了我的意思，回答說：「我們不需要女傳道。」我怕別人也是這樣想，以為我回教會是想謀個工作，於是，我離開了教會，我想自己離開台灣十年，正好藉此機會看看台灣的教會變成了什麼樣子，那段日子，我參加許多不同教會的主日崇拜。

我從1998年九月十四日開始在管姐的亨地公司工作到隔年一月底，這段重回貿易公司的經驗讓我體會了現代人的無奈。早期資訊不發達，工作的流程長，貿易公司的業務再忙，也是在比較緩慢的步伐下進行，光是打一封推銷信寄到國外，再等到國外回信來問價格，最少也要一個月的時間，現在呢？電報（Telex）沒人用了，傳真機（Fax）也逐漸遭到取代，電腦的快速傳遞帶來了無數的商機和作不完的工作，價格愈來愈透明，利潤愈來愈低。人比過去忙碌，日子比過去緊張，到了下班時間沒有人敢準時離開，因為沒有一天能辦完該辦的事情。我常想，教會那麼多的活動不是給上班族加重負擔嗎？以

我那時的工作情況，根本不可能作到許多牧師對會友參加週間聚會的要求，我想：會友在這樣疲累的情況下「追求主」，主喜悅嗎？啊！「睡覺」成為許多現代人的「宗教」是很正常的，沒有這樣勞苦的牧師要能體諒。

有一個重要的人物不能不提：但尼·凱連（Dani Kelem）。我在浸信會神學院教希伯來文和舊約聖經時，感覺自己還需要有個老師能讓我繼續學習並回答我教學上的疑問。感謝過去瑞士同工簡弟兄的居間介紹，我認識了但尼。但尼是以色列人，她的丈夫是以色列的政府官員，奉派在台北工作，但尼接受我的請求成為我的希伯來文家教，學費一個半小時一千元，每星期上課一次。為了爬上但尼居住的陡峭山莊，我買了一輛 125 的舊摩托車。課程主要在於希伯來文會話，最後十分鐘由我唸希伯來文聖經，但尼指正我的發音。第一次上課結束，我正讀到一節聖經的一半，秒針到點，但尼說：「好了，時間到！」天啊，這個猶太人可真猶太，連一節經文都不讓我讀完。後來上課有電話響起，但尼想接但又不敢去接，我說：「妳去接電話，沒關係！」我的態度得到了但尼的喜悅，我可以讀完整節聖經了，後來，兩個人的關係愈來愈好，下了課，但尼甚至還作些簡單的晚餐請我吃，有一次我還帶著但尼的小女兒與一位來自以色列的馴犬師外出。

1999 年一月，我告訴但尼我必須找工作，我沒有博士學位，工作很難找。但尼對我說：「妳是一個博士，我看妳就是個博士！」但尼的肯定深深地鼓勵了我，她勸我不要為了工作去教希臘文，要專注於希伯來文教學。但尼教了我半年，二月份他先生的工作被調回了以色列，最後一次上課結束，我正要離開時，但尼說：「等一會兒，我想起一本書，別人影印給我的，這是我見過最好的希伯來文教材。」但尼交到我手中的這本書非常好，完全不同於一般希伯來文教材的刻板教法，進度慢，有條理，由淺入深，除掉解釋繁瑣的文法，適合華人學習，我非常喜愛這個教材，立志有一天要把它改寫為中文教學，介紹給華人。回想起來，上帝正在一步一步在我心裡建立希伯來聖經教室。如今，我也沒有想到，我居然不久就能得到博士學位了，我感謝但尼，也看見了猶太文化的可貴，但尼看見了我的裡面，而不是只看到我的外面沒有文憑。

貿易公司的工作結束，我向全台灣各神學院發出求職信，希望能再找到兼課教學的機會，沒有想到，我居然被道生神學院聘請為希伯來文和舊約聖經的專任教師，三月起，就開始在道生神學院工作，浸信會神學院的兼課繼續到暑假結束。吳興街離北投實在太遠了，我又要找房子搬家了，陳院長很盡心地幫忙，但他找的房子太貴了，我告訴院長：「這是我從十八歲離開家以來第十八次搬家，上帝一定會為我預備，我自己找好了。」我騎著摩托車在小巷子裡繞來繞去，就看到一個古舊的三合院磚瓦建築，門口貼了「吉屋出租」，一個大宅院，分租了四戶人，都是單身，一個月 6500 元，每戶人家的面積都非常迷你，但是有前後兩間房加一個閣樓，還有廚房，我和鄰居的老先生合用浴室和廁所。老先生在當大樓管理員，替我搬來一個人家不要的小冰箱，加上楊先生送的舊瓦斯爐，再買些鍋碗瓢盆，廚房就能開伙了。

我在道生神學院任教到 2002 年六月底，三年多的專任教師生活是回台灣的日子裡最安

逸的一段，然而，「安逸」卻往往是基督徒的靈性的大敵，「神學院的教師」又是個多麼好聽的名稱，這一切都使我不知不覺地驕傲起來，失去了對神的敬畏和對罪惡的警覺。小學同學侯子曾經反對我回到台灣，她認為我回到台灣很可能會在重陷過去同性戀的罪惡中，我對她說：「不會！」我那麼愛主，我曾經走過那麼痛苦黑暗的路，我絕對不會再走錯，誰能認識自己呢？直到我又陷入感情的依戀，才驚覺人是多麼軟弱。

道生神學院的工作極為忙碌，教師學期中在台灣教書，到了寒暑假，就必須出差到海外去協助其他地方的信徒，往往從年頭到年尾就是忙著預備教材和教學，很難有自己清閒的日子。我總是不斷地讀書和寫教材，開始教學我還不會使用電腦，也沒有電腦，我的講義都是一個字、一個字工整地寫，幾十頁的講義就這樣一點一滴地寫下來。我的講義過多耗費學校的影印開銷，一度學校想增收學生的講義費用，但是學生抗議其他老師發的講義頁數比較少，是否要從講義費用扣除，因此增收費用的想法就不了了之。過去在瑞士十年，中文書少得可憐，回到台灣的我求知若渴，每個月花數千元買書看，加強自己各方面的知識。「沒有博士學位」使我總有個無形的壓力，認為自己要比別人更加努力，我想這是上帝給我最好的禮物。在第一年的暑假，我被派到海峽對岸去，在一個窮鄉僻壤的地方，認識了一群認真可愛的學生，我真的很喜愛他們，就算講得再累，都覺得很快樂。

1999年九月三十日我接到父親病危的通知，我當天已經約好了一對年輕人一起在北投街上發福音單張，自從我回到台灣就每個星期在路上發單張，已經持續了很久，我想：「神的工作不要取消」。我還是挨家挨戶發完單張，才搭車南下，半夜十二點二十分到達台南，直接就走到位於車站附近的醫院，那是十月一日了。父親的肺已經完全失去功能，戴著氧氣罩維持生命，母親和哥哥都在那裡。父親看見我來了，急著和我說話，但是父親因為沒有戴假牙，說的話我完全聽不明白，假牙呢？母親說因為父親的肌肉變硬假牙已經裝不上了。父親要我們緊緊握住他的手，我們陪伴父親到兩點多，家人希望我帶領全家作個禱告，我含淚禱告，懇求上帝接納我的父親安返天家，禱告結束，父親居然用僅餘的力量大聲地說：「阿們」。然後，父親揮手要我拿掉氧氣罩，我親手拿起戴在父親臉上的氧氣罩，沒有多久，父親就走了。我們大聲地對他說話，希望他放心地去。

母親、哥哥和我在整個喪禮安排過程團結無比，發揮了最快的效率。十月九日父親的安息禮拜在台南府前路浸信會舉行，我以《希伯來書》十一章十三節：「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卻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講道，題目是「存著信心死」。講道中提及父親的一段話，我說：「父親走了，帶走了他一切的優缺點。綜觀他的一生，我感覺他最幸福的兩個決定，一個是選擇了信仰基督，另一個是選擇了母親江女士為妻。而他一生最不幸的也是這兩件事，他信仰基督，卻未曾真實享受基督的生命，他也沒有忠心善良地對待他的妻子。」

我之所以堅持自己講這篇道，就是不希望牧師在安息禮拜中把父親說成完美無缺，父親的一生，有優點、有缺點，台下聽道的人都很清楚，我們必須誠實地面對父親的不完美，

警惕我們好好作個基督徒。十月十一日我便回到工作崗位，十一月初母親、哥哥和我帶著父親的骨灰飛回北京，十一月六日我們將父親的骨灰埋在密雲老家的祖墳，完成了父親回歸故土的心願。父親晚年極其疼愛我，但我卻很難忘記父親年輕時對我的凶暴管教，以及對母親的惡言相向，我難過這世界上少了最愛我的人，但我卻不那麼悲傷。雖然我認為我一定不要像父親那樣，信仰基督卻不像個基督徒，但似乎在骨子裡有某些東西左右著我，注定這一生，與同性感情糾葛不清。

在這段父親葬禮的前後，有個同事與我逐漸產生友誼，我煮中餐的時候就多煮一點，中午約她同進午餐，聊聊天，再一起回學校上班。這段友誼只有維繫了幾個月，在我告訴她我的同性戀傾向後她不再願意來與我一起吃中飯，我們的友誼宣告終止。我很難過，也沒有辦法，令人震驚的是，後來在我與另一位同事比較要好時，她把這件事傳了出去，甚至院長也知道了。

我本來在學校就不是院長喜歡的那種人，教師必須參與學校的行政會議，許多時候我就是無法迎合院長的意見，我認為是「正確」的事情，就據理力爭，譬如單身作福音工作的同事辛苦了多年還拿極為微薄的薪資，我就看不過去，想為他們爭取更好的福利。在道生，結過婚的男性可以領取兩個人的薪水，和比單身者多出許多的租屋津貼，而學校忙碌的時候，晚上留在學校加班的都是單身女性。院長任命幾個人成立個薪資研究小組，其中也有我，由我們討論薪水問題，擬定修正方案，這種事真難討論，領雙薪的人認為生活就是需要那麼多，只能增加單身者的待遇，最後的決議幾乎全部被院長推翻，只有增加了單身者一些租屋津貼。原來預備整修學生宿舍的經費，沒有開會通過，就拿去整修別人奉獻的破房子，要當同工宿舍，事後開會表決追加通過預算變更使用，就我一個人舉手反對（那天院長不在國內，同事為保護我，會議記錄只寫了表決通過）。問題是奉獻者和學校根本沒有契約，等到錢用光了，才發現奉獻者與建築公司有爭議，建築公司開來推土機，幾個小時全部移為平地，學生的宿舍也沒錢修理了。

有時我還會發出一些別人不會問的問題：「院長，您要我們全心跟隨您，如果幾年後董事會不聘請您當院長，怎麼辦？」人人都知道，院長和董事會因辦校理念不同，交情不好。院長說出了絕對不會發生此事的理由，我還是打問號，幾年之後，在我已經離開道生後，這件事果真發生了。我從不認為院長不好，他這類早期傳道人從來都是盡心竭力不為自己打算的，省吃檢用，一件內衣破了好幾個洞洞還在穿，自己的和公家的總是沒必要分清楚，講人情永遠勝過講道理，但是他實在只能當個好家長，無法為一個大機構建立有效率、有規矩、公私分明、獎懲有據的制度。我呢？自認行公義、好憐憫，但是說話又直又不看場合，沒有一點圓融的智慧，怪不得惹人討厭。

院長對我已經不怎麼滿意了，又聽見我曾經是個同性戀者的傳言，當時我與學校的一個女同事很要好，院長就百般地挑剔那個同事的工作，有的事情明明不是她的錯，院長還發火把她罵一頓。我與這個同事的感情原來是非常乾淨的，她知道我有同性戀的傾向，也曾經走過痛苦的歲月，她很希望幫助我完全走出這種陰影。我們這樣努力地維持著合

神心意的感情，卻被學校的人誤解和謠傳中傷，這是個怎樣的世界啊！外面的壓力和困境把我們兩個人拉得更加靠近，我們漸漸陷入了感情的依賴，直到有一天，2001年三月，我們開始探觸對方的身體。對於我，這是很痛苦的折磨，掙扎又無法脫身，我只能以聖經知識自我安慰，我們沒有性器官的接觸，不是屬於《利未記》說的那種罪，然而，「平安」已經離我遠去。

回顧同性感情的三次出軌，少年時期與商專同學的感情十足是你情我願慾望奔放的，在神學院與室友的感情是一個在玩、一個在犯罪，好像主動又是被動的無奈，這次的感情呢？兩人都承認是嚴重的錯誤，但又需要這份相依，充滿壓抑，但又無法斷絕。兩個人又想在一起，又壓制著內心的慾望，盡量不去碰觸對方的性器官，彼此摸摸抱抱，尋求精神的慰藉。其實，與這位同事的感情能夠維繫很多年的因素並不是身體的慾望，而是我們同有一份對山林的熱愛，從北投的後山陽明山公園的大屯山脈開始，她以豐富的登山經驗帶領我接觸台灣山脈，我從每天只能夠走三、四個小時，慢慢操練能夠走整天的路。2001年六月三十日我們與幾位朋友登上玉山主峰，缺乏訓練的我走得很辛苦，但是我終於完成了。此後的幾年，我們按照《台灣小百岳》的介紹走遍了數十座小山，也爬了不少一千公尺以上的中級山。這段感情因著身體的觸碰在我的心裡每時每刻控訴著我，尤其在我站在主日崇拜的講台上，更是感覺羞愧，我要如何斬斷身體接觸的慾望呢？從除卻身體接觸，到徹底擺脫感情的依賴，很長的戰爭在前面等著我。我在這裡很坦白地說出這段見證，盼望讀者不要追查這位同事是誰，更別傷害她，我抱著與主同死的心志分享神在我生命的榮美，如果明天主把我接去，我不會有隱瞞的遺憾。愛主的人身陷情慾的罪惡是一種折磨，孤單的人又需要友情相依，內心的沉重不知如何放置。

當神學院渴望藉著陳總統的上台爭取教育部立案的時候，學校對於教師的博士學位顯得更加重視，2001年九月二十八日教師節學校在下午召開行政會議，那天早上我就感覺不怎麼好，預感有壞事要發生，叮囑自己下午開會不要發言。開會時大家討論如何募款，我果真不發一語，院長說：「王老師，妳今天怎麼沒有說話？」我太誠實了，回答：「我今天不想說話。」他接著說：「為什麼不想說話？」於是我說：「我們開會討論募款好多次了，每次開會的決定都沒有實行，我說了也沒有用。」啊，我又錯了。院長大為生氣，說：「王老師說話那麼負面，我要與教務處商量，像她這樣沒有博士學位的人有沒有資格在學校任教！」那一刻，我很想跑出去，門就在旁邊，我問主耶穌：「主啊，我要跑出去嗎？」我感覺主耶穌告訴我：「我受審判的時候也沒有跑走。」那天，我坐在那裡，直到晚上七點多開完會。我應徵的時候沒有欺騙院長，是他錄用我，現在他這樣指責我，今天，還是教師節！

十一月，神學院聯合會在道生開了一次審查會議，要審核道生是否具備加入神學院聯合會成為A級神學院的資格，在那次的會議上，當與會的幾位神學院院長閱讀道生師資的資料時，院長說：「明年，我們會再聘請一兩位舊約聖經的教師。」沒有想到與會的一個院長回答：「貴校缺少的是有關教育方面的師資。」我坐在那個會議中，知道自己離開道生的時候到了，幾天後，我向院長提出了辭呈，院長在聽見我辭職的那一剎那是非

常高興的，但隨即他又顯出假猩猩的惋惜。我知道，一方面是院長不想要我，另一方面，是我得罪了神，不配再當一個神學院教師，上帝的神聖是不可侵犯的，神對我的管教總是非常嚴厲的。

在感情的世界我得罪了神，然而在教學和愛護學生的本分上，我是盡忠職守的。除了在教學的預備盡心外，每個老師帶領一個學生小組，要關懷他們的在校學習和教會實習工作，我常在星期日去那幾位學生實習的教會看他們，也與他們的牧師談談，有時遠至苗栗造橋的鄉村教會，學生看見我興奮極了。有一段時候，我每個星期帶著馬來西亞來的小芳和日本回來的小蓮去北投精神科就診，他們兩人有憂鬱症的困擾。記得有一次，我照例在門外等候，小芳進去單獨與醫生談話，後來小芳來叫我，說醫生要我一起進去談。醫生面色凝重地說：「小芳的情況比以前更加嚴重，我們都是基督徒，我坦白告訴你們，精神科醫生開的藥，只能醫治約百分之六十，我們不能夠靠藥物，我們要禱告依靠神！」是啊，我好像很有愛心，每星期帶著學生去看病，但是我卻沒有好好為學生禱告。學期快結束了，學期結束前，小芳有幾天都沒有上學，她在馬來西亞的男朋友聽說她得了憂鬱症，提出了分手的要求。記得小芳暑假回馬來西亞，院長開車，我們帶小芳去機場，那天夜深了，雖然我們不斷鼓勵小芳，但我對於小芳是否再回來讀書毫無把握。新學期開始，出現在眼前的是個全新的小芳，滿臉是明亮和喜悅，她說上帝把她的憂鬱症完全醫治了。上帝太奇妙了，身心俱疲的小芳把醫生的話聽進去了，不斷地禱告，不斷地求主幫助她，如今，小芳有了自己溫暖的家，在馬來西亞傳道。

小蓮的家人在日本經商，小蓮在日本長大，受日本教育，但是年輕的小蓮卻感受不到父母的疼愛，這使她認為自己樣樣都不行，直到有一天她割腕自殺。自殺沒有成功的小蓮回到台灣，想在神學院調整自己，就來到了道生。我除了在交談中鼓勵小蓮外，也沒有能力為她作什麼，小蓮畢業後的這些年，很努力地在美國及日本學習調整自己，有一天她告訴我：「從那裡跌倒，就從那裡爬起來」，她考回了因為自殺而沒有完成學業的研究所，小蓮完成了學業，回到台灣工作，小蓮還沒有完全脫離憂鬱的困擾，但是比起許多身陷憂鬱症的人，她盡了最大的努力讓自己過正常的生活。

在道生的這段日子裡，2000年四月我發生過一次車禍，那時開車載著幾位道生的學生和同事在台南的名勝遊玩，那天早上我對他們說：「我開車只有撞過車，從來沒有撞過人！」黃昏時分，我在交通繁忙的下班時段等待左轉，有輛好心的車子停下來讓我轉，我想「別人讓我轉，趕快轉！」不料，衝出來一輛摩托車，擦撞到車子前端，我開的是哥哥的SAAB，又大又長。眼見那人連車倒下，在地上摩擦一段路，然後躺在地上不動了。我驚惶地下來，跑去握緊他的手，就在馬路上大聲禱告：「主耶穌，不管他現在傷勢多重，求你醫治他！」救護車來了，同事幫忙跟隨去醫院，我留在現場等待警察來。這個先生年約五十餘歲，看來是一家之主，負責養家的，我害怕的不得了，我到醫院看他，被他破口大罵一頓，還好他全身擦傷腫痛，但是沒有骨折，也沒有腦震盪，感謝神。隔天，我替他將車子修好，磨到的車殼全部換新，接著，就是一連串和解的交涉，每次交涉我都必須請假從台北回來，他們開價十萬元賠償，我實在感覺不合理。

有一天，我想了又想，覺得處理的警察偏袒他，警察沒有紀錄車禍現場是有閃黃燈的路段，他應該要減速行車的，還有，在南部有許多人騎摩托車上路是沒有駕照的，那位先生不知道有沒有駕照。我打個電話給那位警察：「請問那位先生有沒有駕駛執照？」他回答：「沒有看到。」我開始在心裡想，這個人沒有駕照，根本不應該騎車上路，警察為什麼不追究？我的憤憤不平在安靜禱告後轉為平靜，我想，受傷的人是他，算了，而且我想傳福音給他，不好追究。最後一次和解交涉，對方起初還是堅持十萬元，我和母親對他和他的妻子說：「等一會再談吧，休息一下。」在休息時間，我們問起他們是否去過教會、聽過主耶穌，信耶穌真好等等，他的妻子開始說他脾氣不好，我立刻見證自己從前脾氣不好，信了耶穌改變很多，母親見證自己過去多憂多慮，信了耶穌，快樂起來。在警察與他們簡短談話之後，重新開始談判，他們突然自己把賠償金額減少為兩萬五千元，和解達成，感謝神，這次若不能和解，就要法院相見了。離開談判的地方，我與母親正要過馬路回家，看見他的妻子扶著他，手上又有許多物品，我立刻前去幫忙摻扶，替他們叫車，大家非常友善地道別。2000年底，我買了自己的汽車，這次車禍的教訓使我開車小心翼翼，每當我有點懶散的時候，就提醒自己：「車禍在每一秒鐘都可能發生！」我多麼驕傲地說自己開車沒有撞到人，當天，神就讓我撞到一個人，這個神！

現在來談談我的教會生活，2000年在成功大學教學的哥哥告訴我：「我有一個學生家長是教會的長老，我建議他請你到他們教會去講道」。沒有很久，我就接到這位吳長老的電話，邀請我九月十日到榮美基督教會北區分會講道。六月四日我到這間教會看看，我一向到處去看看學生實習的教會，也經常有學生請我去他們服務的教會講道，對我而言看一間教會，是很例行的事情。真是沒有想到，這次的「看」，卻改變了我。主日崇拜的開始，是大約四十五分鐘的敬拜讚美，反覆唱詩，中間穿插禱告。感覺周圍的人都很投入，很熱情。我在這樣的敬拜中，感覺神那樣貼近我，我感動地留下淚來。然後是講道，之後有報告等活動，就和一般教會相同。結束之後，我和幾個人閒談，發覺他們都非常喜愛這個教會，這使我對這個教會產生了好奇。

七月十六日我又一次來，來帶著北上來玩的母親，這次，我也在敬拜讚美中感動地流淚。八月中，我咳嗽兩個多星期，無法工作，醫生懷疑我得了肺病，後來證實是支氣管炎，快要輪到我講道了，再過幾天我會好起來嗎？我打電話去榮美教會，希望取消九月十日的講道約定，沒有想到吳長老說：「不要取消，我們為你禱告，你會好起來的。」這些話，深刻打動了在教會之間流浪的我，居然教會這樣關心我，不願取消講道約定。我果真好了，當天站上講台，特別感動，我說自己前兩次來榮美，都掉眼淚。當天聚會後，有人對我說：「前兩次你來，你哭了，今天你講道，我們全部都哭了。」那天講道的經文是以賽亞書七章十四節，題目是「以馬內利」，我真感覺神與我們同在。

自此之後，我有時間就到榮美來聚會，這是一間打破傳統的教會，由於創建者來自荷蘭，因此教會有些歐洲做法，沒有印刷週報，沒有穿著詩班袍的詩歌隊，主餐的餅是吐司麵包。過去在浸信會大家都穿著很正式的服裝去參加主日崇拜，記得有位宣教士教導我們

說：「如果總統召見你，你一定穿著最好的衣服去見總統，那麼，現在是去見神，豈不是要穿上你最好的服裝！」榮美除了那四十五分鐘長的唱詩很特別外，參加聚會的人穿著短褲、拖鞋、牛仔褲，甚至講道的人也穿短褲上台！問問別人，有人說：「你曉得，我們榮美以前被稱為短褲教會嗎？」在這裡，真的不一樣，有一次居然全教會能主日崇拜休息一次，哇！教會還能休息，只是因為前一晚的活動太晚結束了。教會也容許小組的一群人利用週末外出遊玩，自己在外面崇拜，不需要趕回教會參加星期日的活動。

十一月，我開始在星期六晚上參加「士林小組」的小組聚會。小組中的人來自內湖和士林兩個地區，有時我們在士林聚會，有時我們去內湖聚會。小組有大約二十餘人，其中的人都很可愛，夫妻檔都是模範夫妻，包括模範的意見不合，單身的都是女中豪傑，各個都開一輛車，獨行天下，自得其樂。正好我在十一月也買了一輛車，馬自達，這是咳嗽幾個星期，預備在病死之前好好擴展生活作的決定。

參加小組活動大約一年之後，我開始想，我是否要加入這樣一個教會呢？我很猶豫的原因是這是一間強調「方言」(靈語、舌音)的靈恩教會。有時在聚會中，領會突然說：「我們現在用方言唱詩。」我就傻眼了，只好看看能不能把歌詞翻譯為希伯來文，反正不要發出別人聽得懂的聲音就好了。後來我還參加了一個名為「聖靈追求小組」的禱告活動，但是終究我沒有他們期待出現在我身上的現象。除了這一點，教會還有個「男人當家」的傳統，女人是不被允許參與教會決策的。這一點對我影響不大，反正我也沒有想在這裡參與什麼事情，後來才知道，我是第一個在這裡講道的「女人」。

我把教會教導信仰的教材帶回家研究，把我有疑惑的地方與教會建立者萬牧師夫婦懇切交換意見之後，他們同意了我的看法：我沒有方言，是因為我一點也不渴慕有這樣的恩賜。我也同意了他們的看法：我的恩賜在於教導，不會參與任何教會的決策。我參與了榮美教會，正式成為他們中的一個會友，那是在 2001 年，九月，我也在榮美開始了一個免費的希伯來文教學課程，有六個人參加，教完文法，帶大家查完路得記，一直教到隔年七月。那時，也是希伯來聖經教室設立，開始招生，有吳長老夫婦（後來都稱他們吳哥、蘭姐）接著參加了希伯來文讀經班。

榮美教會的傳統是不鼓勵人去讀神學院的，因此，傳道的人都是靠自己努力和聖靈的感動去明白神的話語。吳哥、蘭姐雖然沒有讀過神學，但是他們夫妻對人的愛心，總是令人感動，他們溫文儒雅、生活有序又節制，看到他們，就像看到陽光升起。他們退休，還有時回來聚會，看看大家。反而是我，後來其他教會講道的邀約愈來愈多，很少有時間再回榮美，回去，也是去講道。小組的聚會，也因著聖經教室的課程時間衝突，加上我已經不居住北投，從廈門街跑去一趟聚會，回來很晚，也漸漸少去了。

回到我的工作，我在道生神學院的工作將到 2002 年六月底結束，這段從辭職到結束工作的時間，我好像早就知道自己要作什麼了。在浸信會神學院和道生神學院教了四年希伯來文，我感覺台灣的神學院有兩個主要的不足，一個是教材不對，神學院的教材把希

伯來文文法講得太詳細，對於初學者太複雜，太艱難；另一個是神學院沒有長期開課，學完了兩個學期的文法，頂多再多一個學期的應用讀經，就不再有希伯來文課程。這個學生學得再好，到畢業的時候也忘得差不多了，投入更加忙碌的教會工作，就忘得乾乾淨淨。我開始考慮自己開一個教授希伯來文的教室，父親去世留了一筆錢給我，母親看自己年齡老了，也給了我一些錢。如果有一間教室，任何人都可以來學，我可以一直帶著他們讀聖經，直到他們可以自己查考希伯來文聖經。回想起上帝讓我在瑞士學習希伯來文，又得猶太老師的栽培，回台灣後有但尼的鼓勵，我是一個連高中都沒有畢業的人，我從神領受了那麼多的恩典，我一定要給出去。

---

願我們的天父、主耶穌基督得著榮耀。

請讀者不要追查以上見證中所提出的事件和人物，以免造成別人的傷害。非常謝謝您！欲知後事，請繼續看「中年時期 II」。